

法相學會集刊

第五輯

羅時憲教授往生五周年紀念座談會

日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講者：葉文意居士 筆錄者：義範

我眼中的羅時憲老師

葉文意居士是一位追隨羅公四十多年的弟子，羅公往生的見証人，以及羅公弘法事業的後繼者。由葉居士的眼中，道出羅公講學、治學、信仰、處世及處事的點點滴滴，讓大家領略到羅公弘法的精神和情操。

五十年代初，在香港還未有今天講經的組織和規模，只有東蓮覺苑偶而請法師講經。在種種客觀條件尚未具足的情況下，羅公已開始弘法的事業。

羅公講學有三大願力：

- 一、只要當地政治風氣自由，允許弘法，羅公便講學；
- 二、即使只得一個人聽也要堅持講學；
- 三、只要一息尚存，便繼續講學。

這三點羅公身體力行，終身不渝。羅公教學認真而誨人不倦，沒有因人多而高興，人少而興致索然。在第一次參加羅公的講經班，開班時有七十多個學生，最後只剩下三個學生，但羅公講課依然那樣的興致昂揚，恍如天龍八部在聽課。

羅公在香海講經，原為晚上七時開始，後因忙改為九時開始至十一時，但羅公往往逾時，學生們曾以鬧鐘提醒下課時間，及後卻為羅公拒絕。

羅公一生講學不輟，在患病時仍由學生攜扶到香港佛教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上課，直至往生前一個月因體力不支才停下來。

一九八六年羅公移民加拿大，當時朋友們中有認為羅公赴加後沒有俗務羈絆，能多些時間著書立說，化度後人，但是事實上羅公並沒有停止講學，反而在加拿大安省成立佛教法相學會，把唯識學的研習散播到美加。

羅公講學之餘，著書不輟，往往夜歸後靜坐至十一時許，然後寫稿至深夜二時，他的著作等身，便是這樣累積下來。

佛教的領域有高度、深度，有教理、有熱誠、有神秘、亦有實踐，在我眼中，羅公都做到了。羅公顯密融通，除精通佛教的學術理論外，亦兼及宗教情操。深奧的般若，羅公能深入淺出；如《中觀》、《現觀莊嚴》等典籍，羅公均有著作，還提倡研究原始佛教，三世因果宗教方面的道理，羅公亦會向人解說。羅公的家中供奉韋馱菩薩，在安省的佛教法相學會亦有。羅公認為韋馱菩薩三洲感應，非常靈驗，應該禮敬。這是羅公的宗教情操。

羅公宗教觀念之濃厚，可由他發願「往生彌勒淨土」並殷殷期望我們等也能發此願可見一斑。羅公往生時能預知時至，沒有痛苦，沒有依戀，沒有猶豫。故堪稱之為「灑脫光輝的剎那」，是彌勒佛來接引他了。

羅公頗有善罵之名，對出家人亦不例外，但都是本著出自對佛法流傳的關切之情。羅公曾有此語：「不要只蓋寺院，亦要栽培佛學人才，否則以後寺院毀去，佛法便後繼無人了。」出家人對羅公亦有敬重之情。例如吾等在羅公和師母往生後，將羅公的在加國募得善款，加

上香港籌得的資金，在安省購下做佛舍的地方，開幕禮前，覺光法師提出參予，從香港到加拿大來回三十多小時的飛機航程，老法師不辭辛苦，堅持參加主持了揭幕禮。

對於有高度、有深度的文獻，羅公往往持著一份嚴謹的態度，絕對不要弄錯。將《成唯識論》翻譯成英文的韋達碩士便一再得羅公之叮囑：「外國人不熟中文，可能不清楚佛學名辭，千萬不要弄錯，否則是要落因果的。」除時刻提點他外，更多次私下約他面談。

羅公對香港佛教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外，對推動加拿大的佛教發展，亦有貢獻，這份力量，同樣也是來自羅公的一份弘法熱忱。述及羅公講學的大無畏精神，羅公和師母不辭遙遠，在雪地裡時常坐上兩、三小時的汽車或巴士赴講堂講學，更使人敬佩不已。羅公講學非常廉潔，初時在唐人街和佛學會講學，也自己租講堂講學。下課後更避免和大家聚餐，以免耽誤學生們回家的時間。在羅公和其他大德們努力推動下，加拿大最近有佛寺的興建。有「空中結緣」節目廣播，佛學會等的組織，傳播現代化佛教知識，佛教逐漸為當地社會接受，佛教道理亦開始得到社會人仕的認同。

吾等認為羅公今生事業已完成，寄望大家弘揚佛法，此為羅公之遺願。

講者：霍韜晦居士 筆錄者：義範

紀念羅時憲老師

霍韜晦居士以紀念老師的心情道出羅公的風骨和情操，以「羅公之獨立精神」為中心，輔以羅公的治學方法，帶引出佛學家和弘法者的羅公，其精神和事業對霍居士個人的感召，以及對

今日的佛教和佛學研究的影響，並勉勵後人繼承羅公的事業。

在霍居士眼中，羅公是一位有真性情的人。羅公有話便講，每講必盡。忠於自己和忠於自己所說的話。能說真話者，才能做真實事，才能對自己所創的事業賦予一份責任感。故此羅公的真性情，使他忠於學問、忠於事業、亦忠於自己所說的佛法。

羅公的真性情，做事負責任的態度，使他在半個世紀的講學和弘揚佛法的事業裡始終堅持一份獨立性。羅公的獨立精神，可見諸他在創辦法相學會的事業中，始終堅持獨立，不接受資助。對於善緣，羅公既珍惜，亦接納，但決不帶任何條件，決不因某方面的順利和助緣而犧牲原則。羅公這份獨立精神，使他在佛法衰微的時代，堅持一份書生的傲骨，特立獨行，承擔推廣、弘揚和延續佛法的工作而不退縮。

羅公的獨立精神、自我承擔、不畏人言和其他聲音，在在顯示他對佛法有真正的體會，對佛法道理有深切理解，真正溶入佛教精神——成長我們的智慧。令我們得到如實觀，對世界不要看假象、看表面，不要看別人外在所擁有的財富和權位，要超越表象看到背後的真實，領略經典語言背後的訊息，才是好漢、才是智者、才為真正與佛法感通，這點羅公當之無愧。

在追隨羅公創立法相學會的事業中，可以領略到在艱難的時代中創立事業，最重要是自己內心要有支持的力量，有自我主宰的精神，非此不能建立學會的生命和精神，以及時代精神。

從羅公做人做事、處世處事的行誼中深深領略到「人貴自立，又貴獨立，人貴有理想，又能

堅持」。此點之可貴，在於它支持個人在社會中成長，在佛法凋零中堅持，在虛無的時代創立自己的理想。無論做人做事，研究學問，建立理論體系，這都是一份可貴的精神力量。

羅公為霍居士生命成長中最早之一位老師。羅公對於霍居士創辦之法住學會支持不懈，並一

直擔任教學工作。霍居士曾謂所開創的工作如有成果，應感激來自羅公之啟蒙。故其第一本著作《佛教邏輯之研究》即奉獻給羅公，迴向羅公之學恩。

羅公治學提倡家法，以經解經，強調做學問要有根據：此為傳統的方法，亦為羅公所提倡之研究佛學的方法。所謂守家法，即是尊重基本文獻，以經論對讀，不同疏釋的排比，老實研究，取其匯通。對基本文獻精熟，說話才有根據。這是做學問的起點，亦為羅公所強調的基本訓練。學問的範圍廣大，研究訓練方法有很多，但如貪多務多，以多為貴，會造成根底不結實，不結實則易迷失和學問鬆散。故傳統師弟傳承首重家法。守家法的精神在於說話有根據，這才是研究學問，佛法和負責任的佛教徒的精神，才能發揮羅公做學問的精神。霍居士勉勵大家繼承羅公守家法的精神，老實讀文獻的作風，方可接上世界佛學研究的方法，傳統的文獻才有機會翻新，而不止停留於將傳統文獻從文言文譯成白話文的水平。

此外，今日的佛學研究，尚要求治學者要有國學、文字學、聲韻學方面的根底，方可讀通古典文獻；甚至需要對梵文、藏文要有認識，方可還原佛學文獻。可惜今日香港佛教界對這方面的工作尚未開展，而有志奉獻自己、投身此方面的工作者尚未之見，可能是時代因緣未成熟之故。

羅公的教學和研究在多方面有成績，當代的許多學者們都得到羅公的指引。讀其書、想其人，親近及紀念其人者應得其訊息。而羅公所開創之事業，所延續之佛法，尤其是唯識一脈，接引了許多年青學者，此點十分重要，亦非常難得。五十年代只有羅公從事這項工作，亦只有他才夠水準，否則不會有成果，有眾多之學生和今日居士說法的局面，這正好顯示了因緣業果，証明了佛法的道理之真實。霍居士勉勵大家再推進紀念活動，再播種善因。紀念不只迴向羅公過去之教導，還要再進一步迴向眾生和未來。此為羅公之真正心意。霍居士語重心長地總結：羅公之努力功不唐捐要看後人。羅公為一突破局限之人，後人應本其精神，再作突破。對羅公最好的紀念

是思其心意，將其精神貢獻進一步提煉，弘揚播種，從文化、語言、社會等方面溝通，進行播種，灌溉，投以資源和激發，施以肥料和心力，令之散佈各方，令學習東方文化智慧者得以成長，這是對羅公最好的紀念和回報。

講者：衍空法師 筆錄者：義範

羅公與香港七十、八十年代的佛教

衍空法師從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和英國政府的宗教政策道出羅公弘法的時代背景。羅公在佛教備受冷落的時代開展弘法事業，創辦佛學會，講經班，引進研究風氣，栽培弘法人才，堅持半世紀之久，今天香港佛學研究之盛，羅公功不可沒。

因佛教在香港的發展沒有數據，故空師以寶蓮寺的開戒記錄來反映香港佛教的興盛，它有一定的準繩。

一九零零至一九三七年為香港佛教的紮根時期，當時佛教之興旺更甚於今日，此份興盛得力於太虛大師及諸大德們重興中國佛教之努力。一九三七年前因戰火到香港避難的人士中有不少法師，今天香港的志蓮淨苑、寶蓮寺、竹林禪院等即在該段時期開山，許多大寺院都在一九四五年前建築。

其後佛教的傳播因戰亂一度沉寂，戰後中國大陸政權易手，有大批難民來港，其中便有許多法師在內。一九四九至一九七零年間陸續有法師來港或經香港赴台灣等地，在港講經說法，對佛教在香港的弘揚起了一定的作用。當時香港的佛教頗興旺，可從戰後至七十年代求戒的人數大幅

上升的數據中反映。佛教醫院便在當時興建。

六十年代香港更發生了兩件事推動了佛教的發展：一是因天旱制水，佛教界發起求雨，當時除高僧們求雨所在的跑馬地外，香港其他地方都下起雨來。二是政府大廈鬧鬼經高僧們放燄口超度而平靜下來。

總的來說七十年代前，香港的佛教曾一度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偏向天主教和基督教。昔日禮賓部的座位編排，港督以下為首席大法官、布政司、香港聖公會主教、天主教主教，然後才到其他高官和議員。可見英國政府如何重視此二宗教。

當時的政府以很廉宜的地價批地給教會興建學校，教會辦慈善事業，政府給予協助發展。當時的一級學校大部分為教會學校，它們成為平民子女進入大學，政府機關和上層社會的進身階梯，形成大部份上層社會人士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或至少在教會學校出身的現象。

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香港的佛教信仰者開始老化，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壟斷了年青人口和學校，形成社會上信仰佛教的人仕都是老人的現象。至一九九六年立法局議員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而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只佔香港總人數百份之十左右，但他們在政治、社會、教育和慈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中國文化隨著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開展，開始衰落，西方文化佔了首要地位，香港市民對西方宗教基本認同，聖誕節和復活節的公眾假期被認為理所當然，社會上存在不尊重出家人，輕視和歧視出家人的心理。

羅公便是在這個時代和社會環境中展開他的弘法事業。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羅公開始無間地講經，例如《成唯識論》、《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培育了眾多的弟子，包括霍韜晦、

葉文意、李潤生等。六十年代羅公創辦了佛教法相學會。一九六二年在三輪佛學社首次創辦佛學星期班，由羅公主講第一講及最後一講，一九七九年出任能仁哲學研究所所長，高永霄即為第一屆學生，更栽培了包括趙國森、王聯章在內的多位碩士生，在當時衰微的環境下，羅公帶領著一支弘法的生力軍，綿綿密密，永不放棄，並由其弟子發揚光大。

除開展弘法事業，培育弘法人才外，羅公對香港佛教的另一大貢獻便是將治學方法引進佛學研究中。在羅公之前，香港的佛學一直沿用傳統方法講經，但是羅公對含糊籠統的講解，予以呵斥，主張以經解經，以嚴謹的治學方法，講求出處，講求根據原典研究，今天香港研究佛教之風氣實得自羅公之倡導。

以個人學佛心路來說，正好證明羅公對香港佛教的貢獻。本人在八十年代首次接觸佛教，由偶然機會在大會堂聽葉文意居士講《金剛經》開始，此後到法雨精舍聽經，聽王聯章講《心經》，再後來聽羅公講經，逐漸深入了解佛教。整個八十年代，講經者多為羅公或其弟子，可見羅公在七、八十年代的弘法事業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以及羅公和其弟子對香港佛教之影響。

本人的出家經歷亦反映羅公對出家人的體會。在九零年出家時，羅公極力反對，本人說明出家的原因是「僧寶弱」後，羅公即改變態度，並囑咐努力為之。九三年本人赴英求學，羅公為我寫推薦信，希望他日有所成就。可見羅公對出家人的贊成與反對，以及處理與出家人的關係是有一定的原則的。

空師認為在七、八十年代的艱難環境裡，羅公默默耕耘。羅公的貢獻可由他的弟子們的成就以及大家對羅公的尊敬和推崇見到，羅公對香港、加拿大佛教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日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主講嘉賓：素聞法師、高永霄先生、張漢釗先生。

趙國森先生介紹舉辦活動的原因：

羅公往生至今已五年，他的著作經整理後，今年已能圓滿出版；且五年亦是一個很適合紀念的時間。所以法相學會和志蓮淨苑便合辦這個座談會，希望透過羅公各學生對老師教誨的回憶，給予我們更多的啟示及經驗。使我們在未來弘法和個人學佛方面，能朝著更明確的方向發展。

高永霄先生主講：羅時憲老師與香港居士弘法的風氣

羅時憲老師在香港以居士身份弘法是開風氣之先。在羅公之前，雖然也有居士曾在堅道組織香港佛學會，但他們曾否講經，我亦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們多數是以居士的身份開辦小學，出版經典和印刷刊物等。其實，佛教的四眾：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和女居士，皆有弘揚佛法的責任。但在羅公未開風氣之前，在香港弘揚佛法的責任大部份落在出家人身上，出家人弘法、講經、開大座，在莊嚴典禮中開講佛經，當然對佛教有好處，是維持佛法在香港流行的條件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後，國內高僧抵港者甚眾，促進了香港佛法的繁榮。他們多是博學的高僧。如倓虛、樂果、定西諸高僧等，他們在弘法精舍開辦了華南佛學院以教導僧眾，先後在佛學院畢業的兩屆學生，共有二十多人，現今在港或移居外國的出家人，大部分出身於此。此外，尚有不少僧人是本港訓練的。例如敏智法師在大嶼山的佛學院曾訓練了一群以研究唯識為主的學生；另外，

還有專門講授《楞嚴經》的海仁老法師，他在寶蓮寺內也訓練了很多現居本港及海外的學生。

但是，弘法的責任是否應該只落在出家人身上呢？一九四九年以後，因時際遇，羅公抵港。他經馮公夏居士的介紹，往香海蓮社開講《成唯識論》，講了十年之久，這便開了居士弘法的契機。當然亦因為羅公講經，有根有據，所以有足夠的力量去推動這股風氣。羅公的老師是太虛大師，太虛大師主要弘揚人間佛法，即大乘佛法的最精要部分，就是以居士來推動大乘佛法的意義。太虛大師在圓寂前，曾多次來港，已引起了香港的講學風氣，他曾在當時位於北角及名園的香港佛學會講學，又到東蓮覺苑開講，慕名聽講的人很多。自後，此風氣便由羅公肩承，他責無旁貸地負起這居士弘法的責任。太虛大師在當時很享盛名，根據開普法師所著之《太虛大師對在家佛教組織之貢獻》中，提及於一九二零年十二月期間，太虛大師發起在漢口創辦佛教會，後改名為佛教正信會，該會是由武漢之軍、政、商界合力扶持建立的居士組織，宗旨以實行大乘佛法，造成人間淨土，救世利人，陶鑄文化為目的，依大師所著之《整理僧伽制度論》中之佛教正信會原則而組成之。太虛大師被敦請為導師，該會在慈濟、文化教育各方面，在當地均作出貢獻，如輔助當時文化學院建立了漢口最大的私立小學，贈醫施藥，凡有疾苦者定必協助。可見在大乘佛法中，在家居士擔當了很大的義務。因大師對居士這樣信任的態度，所以羅公便義無反顧地負起了弘法的責任。

另一位影響羅公的人物是歐陽竟無大師。羅公是歐陽大師的再傳弟子。歐陽大師在南京創立支那內學院，負責講學的居士如呂澂、王恩洋、湯用彤等均為飽學之士。當時曾有人對居士說法戒，他辯論居士也可說法，舉出了十個理由。① 唯許聲聞為僧，謬也。我當以無量阿僧祇劫菩薩和摩訶薩為僧。② 居士非僧類，謬也。③ 居士全俗，謬也。④ 居士非福田，謬也。⑤ 在家無

師範，謬也。⑥ 白衣不當說法，謬也。——當時反對者的理由是白衣高坐，比丘下立，不合儀式，大師認為若非高坐，云何不可說法。⑦ 在家不可閱戒，謬也。⑧ 比丘不可就居士學，謬也。——大師以維摩居士曾與出家人辯論及玄奘法師曾在印度求教於勝軍論師為例。⑨ 比丘絕對不禮拜，謬也。⑩ 比丘不可與居士序次，謬也。這論文是對當時一部份存有偏見的大德高僧而發的，指出他們太保守，太執著傳統觀念，而佛教正在不斷演變和發展中，如果太食古不化，則佛教便難以興盛。有此想法的只是部份人，當時很多開明高僧是不會有此想法的。羅公學法相唯識，是以歐陽竟無大師為師的在家居士，當然擁護歐陽大師的論點，所以便以居士身份在港弘法。

羅公以十年時間講完《成唯識論》後，再在崇蘭中學開講《因明入正理論疏》，當時開始組織佛教法相學會，成員為聽講因明大疏之最後十四位，該學會迄今仍有很多學者參加。法相學會成立後，羅公繼續講授唯識學著作，如《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瑜伽抉擇談》等。法相學會雖為一純居士組織，但對出家人卻十分敬重，曾禮請覺光法師為導師，忍慧法師為顧問，亦曾接待印順法師到會中演講佛法。我們尊重出家人，因我們覺得四眾平等。大家均為釋氏家庭之成員，各人無分彼此。其後羅公接受洗塵法師的邀請，在僧伽會創辦的能仁書院研究所出任所長，可見羅公非常尊重出家人，像一般在家人那樣，以出家人為先。

此外，當然要提及三輪佛學社對人材的訓練，該社創辦之時，亦為全居士之組織。有一天，羅公提及既然購買了會址，為何不學基督教那樣，舉辦「主日學」呢？這建議經董事會通過後，便正式開辦「佛學班」，由一九六二年開始，至今（一九九八年）已是第三十三屆了。佛學班的開辦目的為：① 弘揚佛教正法。② 培育佛教弘法人材。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人所共知，所訓練出來的學員，有些已出家，有些已成為香港一些佛學班的主要講師。在第四屆時，羅時憲老

師、劉銳之上師、梁隱龜校長等，因事務繁忙而退出佛學班之教席，羅公遂推薦及鼓勵高永霄居士及葉文意老師等接手為講師，直至現在。若非羅公當年之鼓勵及提議，現在香港的佛學班怎會多如雨後春筍呢？我們對羅公的高瞻遠矚，謹致以深切的謝意。總括而言，羅公帶起了居士講學及推動了香港佛界研究佛學的風氣。

張漢釗居士主講：羅時憲老師與香港法相唯識學之傳播弘揚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我首次上羅老師的課，當時羅老師在三輪、世佛、法相佛學班同學會第二次開講《成唯識論》。我們都知道老師是唯識學的專家，他在五十年代初次開講《成唯識論》總共講了十年之久，對我們初學者來說，十年是很長的時間，而老師仍能堅持下去，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便培養了香港戰後第一批弘法人材，像霍韜晦先生、葉文意老師等。就我對老師的認識而言，我覺得他博學多聞，而且記憶力超乎常人，他對世間學問和佛法，都曾作很多抉擇研究，獨對法相唯識學特別推崇，他推許法相唯識學為最了義的佛法。他治學的態度是嚴守家法，所謂家法，依唯識宗的定義是：我們要有一準繩，這準繩是依釋迦牟尼佛的教誨、由彌勒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護法菩薩乃至中國的玄奘法師、窺基法師，一連串的傳承而成的規矩，這規矩是一很合理，很了義的言論。我們唯識學的學人，必須根據這言論來修學佛法，不能依自己個人的創作，因個人的創作可以無限，而佛法不同於其他哲學，佛學者所著重的是信、解、行、証。對佛法除要有信仰外，還要有合理、了義的正確知解。否則便無法消解在思想上對我執、法執的束縛。但知解只是凡夫有煩惱的心的活動情況，它不足以達成修學目的，還要真修實証，就是要持戒和修正觀，三學齊修，才能體証真實。老師講學的內容，包括了上述各點，就

是大乘的戒、定和智慧。與其說羅老師為一學者，我寧說老師是一位修學大乘菩薩道的菩薩。自七六年至老師往生前數月，我從無間斷地上他的課，我很接受他的理論和認同他的理想。同樣地，我想其他學長不論在治學方法和講學態度上，或多或少都會受到老師的影響。正如高永霄老師所說，近年來香港佛法很蓬勃，唯識法相學廣泛流傳，當然有賴於很多佛學團體舉辦課程，但以為此風氣之形成，完全得力於羅老師四十餘年的講學。因他不只提供治學方法，還很著意去培養人材。記得老師在佛學班同學會講授《成唯識論》時，為令學生有效地去學習唯識道理，他特別邀請李潤生先生在法相學會開講因明學，作為研習唯識的基礎訓練，後來老師更在同學會親自講解因明。還有一點，老師多年來，不論在大學或佛教團體中講學，都能了解學生在學習中必然經過的情緒變化。例如：老師講解唯識破我執破法執時，有些同學接受的程度比較緩慢，會生起沉悶的情緒，於是老師便暫時把課程劃分為兩部分，附講其他資料。他最初講《瑜伽菩薩戒》，接著講宗喀巴大師之《菩提道次第廣論》關於修止的部分；又講《大乘法苑義林章》關於五重唯識觀的內容；還有《金剛經》依世親菩薩疏釋之方法等。一方面提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也為學生提供了唯識學一系的重要資料，使學生們能有充分的學習機會。以上資料，總括而言，已包括了大乘的戒、定、慧三學，令學生在修學上不致偏廢，對三學都有資料去依據。

老師常鼓勵學生出外弘法，就以我為例吧！老師為使新同學都得到所需要的基礎訓練，便讓出課堂的前部分時間，命我講授因明。我完成課程後，自己得益不少，使我明白教學相長這道理及其重要性。此後，老師對我還有很多推介，例如他在彌勒佛學會講解《二十唯識頌》一段時期後，便介紹我接他的課，使我有機會實習，對唯識法相之認識加深了不少。另外，老師很關心學生，他移民加拿大後之第一個農曆新年，我們從電話向他拜年，他亦不忘詢問我最近有否講經，我答以正在講《金剛經》他聽後立刻提出意見，指出一定要依據世親菩薩，把金剛經分為二十七

個疑難去疏析。從上述的例子，我感受到羅老師對學生之關懷，而且他很著意去培養人材，這正是他治學的態度和他的修養方法。我想對其他學長，羅老師也是這樣的去關懷他們，教導他們，給他們機會。香港佛教最近能有這樣鼎盛的情況。我認為羅老師佔了很重要的因素，因老師自己的身體力行，對學生有很大的感染力。我們修學佛法並非完全為自己，而能將自己的所學與別人分享，獲益會更大。羅老師很了解這個道理，他亦以此教誨學生。以後，我們各學長都會依此路向而行。當然，各人之能力和成效會不同，但總括而言，現今香港各大佛教團體中，負責講授佛學的導師，大部分是羅老師的學生，他們在治學方法及教學方法上，或多或少都仍然是依老師的方向而走的。

素聞法師主講：羅時憲老師對香港研讀經論風氣的承繼和啟發

學佛最根本要依據的并非講者本人的看法和思想，而是要依據經論來發揮。羅公在這方面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供我們學習。在千多年前的印度，由部派開始到後期大乘佛教，不論法相唯識、般若中觀、甚至如來藏思想，都有所謂家法，即是依著一套脈絡去研究一本經或一部論。這套思想的主要部份已傳入中國，由漢朝譯經至隋唐及近代，中觀、唯識的經典、經論、甚至其家法都曾傳入中國。當年一個譯師翻譯一部經或一部論時，譯後一定要講解這經的重心思想何在、有何功效，學佛人依循這部經或論可以做些甚麼，達到甚麼效果。東漢時所譯的經論較散亂及零碎，及至鳩摩羅什大師和玄奘大師後，已有較具系統的翻譯；當時的譯師局限於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只能譯出一小部份，但經過多個朝代，數百年的翻譯及講學，在隋唐年間，已有些祖師嘗試綜合前代的譯經作一總結。例如隋代天台宗智者大師、唐代華嚴宗三祖的法藏大師等，他們並非

完全依從印度的模式家法，而是結合中國自己風土民俗的特質，開闢了另一條新路。其中完全依據印度家法的有法相唯識宗，因玄奘大師親自往印度把這套學問完整帶回東土的，除經典外，還有整套思想，這是另一例。家法脈絡，在隋唐時期已具雛型，已有很好的風氣，經元、明、清，直到現代，期間經過法難，有些宗派的家法曾經中斷。例如唯識學，玄奘法師傳入中國時，主要論典多已譯出，講學時，由他的學生窺基大師造述記（即今之筆記），唯識的家法幾乎完全保留在窺基大師的述著中，後人研究唯識學，除經論原典外，最重要的是窺基大師的著作，可惜在唐代末年，會昌法難中，這些書被燒去不少，在中國已經不齊全了，幸好在日本尚能大部份完整地保留。晚清時，楊文會先生得日本朋友幫助，把經論逐本逐本地運回中國，在南京支那內學院的前身，祇園精舍，即金陵刻經處用木板刻印流通，公之於世，把中斷了近一千年的中國唯識學之研究，再度復興。期間在明朝中葉至末年，中國曾一度復興研究唯識學之風氣，可惜因為唐代之註疏，窺基、圓測等祖師之著作已散失，只剩下經論和原典，無家法之依循，研究時只能靠自己之推測，已非當年玄奘或窺基大師之本義，不太可靠了。由此可見，研究一門學問，并非純粹講學便足夠，講學固然非常重要，無人宣揚，佛法便不能傳播；但最重要的是把研究心得，筆之成文，才能永久保存下來，從明代祖師得不到唐代著述，弄不清脈絡，不能完全解決唯識學種種疑難，便可見一斑。近代楊文會先生，歐陽漸先生、太虛大師，以至羅公都是依著脈絡，根據經論去研究，才能把失傳已千年的學問重新發揚，可見文字的傳播比講經論更重要。

唐代講經靠筆錄，筆記若整理不好，家法便容易散失，後人雖有經論，但若藏經中沒有嚴守家法的注疏，便會對經論發生很大的誤解，或者了解不夠全面，所以對經論之研究，除設壇講學外，著述亦非常重要。羅公本人便開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就像十二冊《羅時憲全集》中，其中十冊都是羅公對經論研究之心血，有幾本雖然只有開始部分，如《成唯識論述記刪注》、《瑜伽師

地論纂釋》等，雖然都只有開端，留待後學去繼承，但羅公這個好的開始，便是繼承了印度至唐代的治學風氣，有了這些典籍，後學講經弘法時便有依據。至於這方面，羅公晚年還有一份心血，就是與馮公夏先生、李潤生先生、談錫永先生四人合作，選出一批經論，初選二十本，請這方面的專家來寫作，嘗試用文字去保留家法。羅公提出這計劃時，還有一個要求，就是每部經論之註疏，除依家法不能亂外，還要有體例。中國唐代講經，都依家法。就以天台宗為例吧，五十年代後，在香港弘揚佛法的大德；如倓虛法師、定西法師及現在的二三傳弟子等，都依天台宗的法脈去講；香港一般出家人學經都是依天台家法的，他們研究一本經一定有一脈絡，如講《妙法蓮華經》，講經之前，必先講導論，作簡單介紹，古代稱這為玄義，意即玄妙的義理。華嚴宗則名為玄談。天台宗之玄義分為五重，即以五個層次來研究這部經的思想，先弄清脈絡再讀經，便容易明白。五重玄義是：析名、顯體、明宗、論用、判教；先說明經的重心思想，所要講的道理屬那一時代，適合那一種人，依這思想去實行的人會得到什麼結果，最後才是判教，指出該經在整個佛法中佔什麼位置。玄義講完，才開講經文，凡講經論必須依這脈絡。除玄義外，講經還有另一家法，在逐句講解時一定要分科判教，就是將整篇文章分為若干段落，要分得很細微，由甲、乙、丙、丁至子、丑、寅、卯等，這叫分科。分科等於鑰匙，給你去開啟經論的寶藏，能依科判去逐句解釋，便不會散亂無章了，近代港、台、大陸的講經都有一個很大的流弊，就是一開始便逐句去講，雖然講得很清楚，也會支離破碎，聽者一時雖好像很明白，但對全經的重點卻完全不懂。例如雖知《般若金剛經》談空，但對二十七脈絡則全部不知，研究《金剛經》要依世親菩薩的二十七個提問去讀，這便是家法。能依二十七脈經去分科判教，只要用心讀一次，聽一次後，便會深深牢記，清楚明白。現在的講經者不依家法，於是每次講解都可能有不同的詮析，使人無所依從，這是不依家法的弊病。科判分好後，依經文逐句去講解叫消文。意思是把文字、文

章，名詞等消化去。然後一本經論的交棒功夫才算做好。傳統的天台宗如是，法相唯識學之家法也如是，雖然二者所分的科判有不同，但脈絡相同，講經前之導論、講經時之科判脈絡相同，基本原則一樣。

羅公的著作一定有科判，科判是近代研究佛學者最弱的一環，可能近人的中文基礎較差，對漢唐文字較難理解，就更要依靠前人的科判了。一般講經之大德，不論法師或居士，大都曾學習科判，羅公對此便很重視，他要求學生做剪貼功夫，依科判來剪輯《現觀莊嚴論》和《般若經》對讀，做時雖然很繁複，但完成後則一生受用不盡。剪貼過後，脈絡便清，科判架構便明，雖有個別名相可能不懂，但整本書的脈絡思想掌握後，對佛法的正見便能扼要地掌握到了，外道或別人講經便騙不了你。所以家法之遵守可以說是維繫宗派脈絡的重要工作。羅公晚年選了二十本書，由四位名家編繹，名為《佛家經典導讀叢書》。整套書中，最短的是《心經》，只有二百六十字，而《大般涅槃經》和《小品般若經》則篇幅甚長，但不論長短，每書必定要有家法，在經文前要有導論（即導讀），經文解釋時要分科，目的在帶起研讀經論的風氣。他認為學經要自己讀，要文字研讀才有效用。因單靠別人講解總有局限，遇到動亂或經濟較差時，講經便受到影響，但文字研讀則不限時間、地點。所以聽經之餘，掌握家法之後，希望大家能秉承羅公遺志，親身去讀一讀經論。而且講經所花時間始終較長，自己閱讀則會快捷得多了；何況講者有時間局限，自己讀經則時間無窮，所以聽經是第一步，聽完後捉到家法，回家便要讀經。至於讀經方法，羅公早已指出了，就是入經文前之玄義和入經文後消文之架構這兩個範式，這是羅公給香港佛學研究，尤其研讀經論方面一個很大的啟示。他繼承了隋唐，甚至印度的治學風氣。若非印度的導師寫了這麼多論述，我們怎能閱讀？若非世親菩薩寫了《金剛經》之釋文，我們怎知有二十七脈絡呢？印度導師開了端，中國隋唐導師亦開了端，在香港弘法風氣帶起以後，羅公不單講

述，還寫作；就是不單要我們聽，還要我們讀，這十二冊的《羅時憲全集》實應座上人手一部啊！總括而言，對經論研讀，羅公已作了非常好的開始，接著就得由後學自己去完成了。

辛漢威先生主講：羅公與密教

羅公是兼容各宗的弘法大師，老師雖專心弘揚法相唯識為主，但對其他宗派，從未作出負面的評價。每一宗派都有它存在的正面價值，羅公所推崇的是正信的佛教。無論大、小乘，顯、密教，他都同樣去弘揚。遠於一九三六年，諾那上師在廣州傳法時，羅公只二十一歲，就讀中學，他親隨諾那上師得十一種傳法灌頂。同年東密第五十代大阿闍黎馮達庵法師承受王弘願法師囑咐，在廣州開壇灌頂，羅公同樣接受了胎藏法和千手千眼觀音灌頂。其後羅公在自修方面，對密法數十年堅持不變。抗戰勝利，他重回廣州，當時馮達庵大阿闍黎在廣州開壇灌頂。羅公得獲金剛界灌頂。

跟著我想提出一些老師教誨的心得。老師認為凡有心學習任何一法門，必須從教理入手。學顯教當然要從教理入手，在密教方面也如是，也是要先從顯教的教理基礎上深入研究，才能進一步學密，所學才會穩固。至於學東密或藏密，則隨各人之根基而異。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必要從教理入手，若偏離了，則不論修持至那一地步，均不能向最後境界跨進。第二點是羅老師非常重視現代世界各地所研究之學術成果，例如早年之Scherbasky, Edward Conze等大德所著述的外文資料，他必建議弟子去研讀。晚年他研究般若中觀學時，於《八千般若現觀莊嚴論》，他建議弟子必須閱讀日本人真野龍海的專著，他認為這些研究成果是很大的寶藏，我們必須好好去珍惜、研讀，在別人的研究成果上，再豐富自己的研究，善用這些很好的資源。

現在我們除了懷念羅公外，一定會沿用他那套治學、培養人材和弘法的方法，兼容的態度，去弘揚佛法。

岑寬華先生主講：跟隨羅公多年的心得

羅老師的訓誨是我畢生學佛的依準，現在我扼要地介紹三點：

① 羅公認為修學佛法，最重要的是有正確知見，它代表學佛人在學佛路途上能否升進的基礎，所以老師教導學生時，重在基本功的訓練及方法的薰陶，使學生能隨著正確方法研習，而畢生受用不盡。

② 羅公要學生不畏艱難，他多次嚴厲訓斥學生貪圖快捷速成的想法，他認為學佛不要計較何時才能成功，總之要繼續去做，努力去做，要再入娑婆。

③ 羅公胸襟廣闊，他鼓勵弟子聽課後出外講學。但不能胡亂發揮，必須有根有據；不能單憑自己測度，必須有章疏作依據。

回答問題：

問：（一）甲：羅公曾否教授靜坐，依據那些經論？

乙：靜坐可否自己修學？（由張漢釗先生作答）

答：（一）甲：羅公在同學會曾教授宗喀巴大師之《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四至十六，關於修止方法這部份。靜坐包括止觀兩門。將散亂心集中的方法叫修止，在宗喀巴大師的著作

中，有很詳細的教授修止方法，老師亦曾詳細地講授靜坐的姿勢及要注意的問題。至於修觀方法，老師亦依窺基法師的《大乘法苑義林章》五重唯識觀教授過。

乙：靜坐可以自學，但必須有充份正確的資料和有人從旁協助，觀察坐姿是否正確，以免引起禪病。（岑先生補充作答）羅公現存的靜坐資料，見於兩套錄音帶中。第一套，名「靜坐要義」，介紹入門要義，較為淺近。第二套名「解深密經之分別瑜伽品」，是學術性的。

問：（二）法相學會有否定期出版羅公遺著？（由高永霄先生作答）

答：《羅時憲全集》已出版，此外，還有錄音帶，但仍待整理。法相學會有出版綜合學術報《法相集刊》，至今已出版至第四期。

問：（三）羅公自七十年代末至往生前，都致力弘揚般若學理，在八十年代中，他在能仁研究所開般若課程。請談談「經論對讀」的問題。（素聞法師作答）

答：經是佛說的，經有很多，有大小乘經，而大乘又分很多部派，般若經是其中一種，專門討論空性。經是最基本的研點，歷代祖師把讀經心得，書寫出來的叫論，解釋經的叫論。論分兩種；就是宗經論，和釋經論。「宗經論」是依經的中心思想，然後發揮個人對佛法的體會，自成一格。「釋經論」如世親菩薩的《金剛經論釋》便是，般若經分很多種，一般而言，在印度流行的大品般若有二萬五千頌，小品般若有八千頌，不論大小般若，篇幅都很長，讀起來會漫無頭緒，所以印度祖師曾造論去注釋《大品般若經》，最著名的相傳是彌勒菩薩口授，無著菩薩寫的《現觀莊嚴論》。它專解釋大品、小品般若經，為法相宗之根本經典，相傳為彌勒五論之一。可惜玄奘法師未及譯出，直至民國三、四十年代，保存在西藏大藏經論部中的藏文譯本，由法尊大師應

太虛大師之邀請而譯出。該經為羅公晚年所著重弘揚的。《大般若經》這麼長，讀起來漫無頭緒，幸好有了《現觀莊嚴論》，它有系統地將整個般若經思想串連起來，簡單而言，全論分為八事七十義，分科判教，即是整本經分為八大段，每一段分為若干小段，共有七十小段，合成全經的架構。依這脈絡，彌勒菩薩寫了很多頌去解釋，全本般若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稍為解釋所謂八事。法相宗的家法是把一本經分成境、行、果三部；除序分及流通分外，把核心內容分成三大範疇。境是指主要思想、對象及義理。行是指用甚麼方法去實踐境。果是指所得的成果。凡完整的經均依這脈絡分成三大科。《現觀莊嚴論》將般若經的境行果分成八大類：三智境、四加行、一佛果。三智境是：一·一切智——聲聞人修行所得的智慧。二·道種智——菩薩修行所得的智慧。三·一切種智——佛所得的智慧，通過這三種智去研究整部般若經之境。所謂四加行是指四個有次第的實行方法，而佛果自然是指成佛了。羅公教學生依八事七十義用剪貼方法同類的經文歸為一起，先經後論，再依這方法去講解。現在羅公依論文來分配《八千頌小品般若經》的著作已經出版，在出版前，羅公更寫了《現觀莊嚴論之略釋》同樣也已出版，收在《羅時憲全集》的第一、二冊中。